

掌心刀

(上)

柳殘陽著



编 者 的 话

这是柳残阳先生所著的长篇武侠小说。书中生动描写了掌握绝世武功“掌心刀”的小癞子(后为依承天),战胜江湖各派和焦山于长泰的故事。孤儿——小癞子少年儒生,历尽磨难,终获绝艺,成为一代武林豪杰。书中,焦山飞龙寨老寨主依水寒海上遇难后,各江湖黑道为寻找“掌心刀”秘笈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主人翁依承天与依霜霜的一见钟情等等,将象一副副图画展现在你的面前。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义魄忠魂.....	1
第二章	蝉、螳螂、黄雀.....	23
第三章	此物彼物，你争我夺.....	46
第四章	江南来的酒怪.....	69
第五章	讲信义小癞子死去活来.....	92
第六章	小癞子历久见好人.....	115
第七章	小癞子初见掌心刀.....	138
第八章	小癞子一步登天.....	161
第九章	无的放矢全凭臆测.....	184
第十章	一场空欢喜.....	207
第十一章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30
第十二章	海天一蛮女.....	253
第十三章	依水寒蛮荒遇义子.....	276
第十四章	惟恐天下不乱.....	299
第十五章	尔虞我诈.....	322

第一章 义魄忠魂

“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矣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向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是大诗人李白不得去时所作，在鼓舞做人要坚持独立人格，有抱负，不随世浮沉，更不做那逢迎乞怜小人也！

李白的这首“梦留老夫吟留别”，被人书写在大梁城东北角的铁塔之上，在当时的大梁城，登北城可见滚滚黄河似自天上而来，黄涛滚滚，有如万马奔腾、烟波浩渺中，似有一股薄雾自河面升起，气势磅礴，扣人心弦！

大梁后来被改称汴梁，也是今日的开封，这汴梁虽曾数度为都城，但中原儿女，民风朴实，代出不少豪侠之士，他们慷慨悲壮之举，不少流传于后世而令人敬仰！

开封小南门外禹王台朝东南五里处，有个小村子，叫做柳树村，这小村是因为防风沙防黄河泛滥，种的柳树一排排象城墙似的而得名。

住在柳树村的人，大多是在开封城混生活的小贩子，有捏面人的，卖五香花生的，卤兔子肉的，还有推水车的，其中以卖糖葫芦的人最多。

那糖葫芦是用“山里红”沾上红唧唧的糖稀，一串串的插在一根上面缠的草杆上，卖的人扛在肩上沿街叫卖，每日也可

以混个一家温饱。

这日晚上酉时整，柳树村里人已是家家闭户，有些二天要赶往对城的人，还在家中准备东西呢？突然间远处隐隐响起了马蹄声，蹄声渐近，有如万马奔腾，竟是大队人马到了柳树村，有人敞开门缝往外瞧，黑鸦鸦的连马带人一大堆，刹时各就各位拔刀在手，光景是把柳树村团团给包围住了。

猛然一声胡哨，刹时四方响应，听在村民耳中，相皆骇然而不知发生何事，有人揣摸，八成是强盗来了，官兵拿人是不作与摆出这种架式的。

柳树村的保正方老实正要开门，早被他儿子媳妇老婆死死拖住不放：“你这时出去干啥？找死呀！”方老实老婆在他耳边沉声嘀咕着，一双枯槁大手，拉得方老实直往她的怀里倒。

就在这时候，突听得村子里有人高声叫道：“老乡亲们，大伙关门别上栓，兄弟们办完事就走，绝不会动老乡亲们一草一木，要是有人不生眼睛的想搅和，那可别怪兄弟们钢刀不认人。”听声音，这人是骑在马上边走边叫嚷，马蹄踢弹在碎石路面上铮铮响，响得所有柳树村中男女老少心发慌。

这时候从开封那面走来个卖油茶的，好大一个用布包着的大茶壶就背在背上，他还走进村子来，迎面马上一名大汉纵马迎上前来喝问：“干什么的？”

卖油茶的头戴青布包头巾，身材瘦小，但却双目炯炯的月光下望了骑马人一眼，道：“你们是干啥的？”

“咻”的一声，大马刀就在这小老头顶上飞过，而令老者背的卖油茶壶几乎摔在地上，就听马上大汉骂道：“不长眼睛的老狗，是大爷在问你哩。”背油茶老者忙指着村子，道：“老奴家

住柳树村，自然是回家去的。”不料马上大汉对附近几个马上汉子吩咐道：“看紧这老小子，只等咱们办完事再放他进村子。”

骑马大汉一冲又进了柳树村中，卖油茶老者指着柳树村对看守自己的马上汉子，道：“出了什么事了，我家就住在村边，何不放我回去！”老者话未说完，突然“嘭”的一声，一把大马刀，刀背正敲在他的后脑勺，连哼也未哼的一头杵在一堆草窝里，那老者背的大油茶壶却也滚在路边起。

这时四下里，哨声早已歇止，整个柳树村除了马蹄声外，就是偶尔发出的一声吆喝，就算有啼哭小儿，只怕也早给父母按住了嘴巴，不令他发出半点声音。

不旋踵间，村子里有着咯咯咯的皮靴走地声传来，听起来是从东南方往西北走，但柳树村的人都知道，村子的西北方只住了一户人家，而且也知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人，他姓佟，叫佟老爹，当然那不是他的名字，到底他叫什么，大概柳树村的人还没有知道的。

佟老爹住的是两间小瓦房，一明一暗，这时候他正在屋子里支了一个火盆，铁架子就放在炭火上面，架子上有个小铜锅，火盆边还放了个木盘子，锅里面的糖稀正冒泡，佟老爹就把串好的山楂往锅沾，对于村子里的事情，根本不去理会，仍然在熬糖稀做他的糖葫芦。

一阵皮靴声在佟老爹的门外停住，稍一窒息间，就在一声冷笑中，佟老爹那扇连风都能吹开的木门，突然“轰”的一声；被门外一个披红大氅的大汉一脚踢开来。

佟老爹缓缓偏过头来，望着堵在门口七八个握刀大汉，然后又把目光移到已进来的大汉面上，只见这人一张桔皮面孔，

一双精芒暴射的鲤鱼眼属在眼眶中旋动不已，似要一目了然于室内一切的最后才把目光盯在佟老爹的脸上，大蒜鼻子直抽动不已。

佟老爹道：“大爷，买糖葫芦么？一个皮钱一支。”说着取了木盘中刚沾上糖的一串糖葫芦，高举向桔面大汉。

桔面大汉冷笑一声，道：“拿来！”伸左手咬着牙，大汉突然变接东西为擒拿，只见他轻弹食指在那串糖葫芦上，然后在散碎的糖葫芦中，疾快的向佟老爹右腕上扣去，边厉喝道：“到这当儿，竟然还存得住大气的消遣大爷！”佟老爹在热乎乎的碎裂糖葫芦中拂袖连挥，早见桔面大汉一抡马刀，灯影中那马刀喷洒出一溜兰芒，端的寒气逼人，边厉喝道：“老狗头，你若是识时务的话，尽早交出来，姓佟的，你逃不掉的。”

佟老爹道：“大爷只怕因姓而认错人了，不错，老奴是姓佟，但只是绝非大爷要找的人，柳树村的人谁不知我佟老爹，就算开封城的人也有不少知我卖糖葫芦的佟老爹呀。”

桔面大汉皮笑肉不笑的一声冷哼，道：“你祖奶奶的，老子们早摸清你老小子底细了，你乔装打扮的将这柳树村里一住有年，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呢，但你总还是在开封城中铁塔下面卖糖葫芦时候露了行藏。”他一顿，持刀逼进佟老爹，又道：“那个从铁塔第十三层顶上摔下来的人，大概也只有你姓佟的才能跃起三丈高的半空中抱住她，姓佟的，你说呢？”

于是，佟老爹一怔之间，他极为平淡的，道：“这么说来，那个从高二十丈处自杀而落下铁塔的女子，也是你们安排的了？”

突然仰天一声哈哈，桔面大汉道：“当然，飞龙寨的‘小燕子’于姑娘也是奉命行事，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试一试

你老小子是不是焦山的佟大年。”

佟大年耸肩一笑，桔皮大汉又道：“想不到你真的会自几个孩子中间冲出来，见死‘要’救的正好接住于姑娘，哈……”

佟老爹突然面色一寒，眯着眼睛道：“素闻如今飞龙寨在南道上号称第一大帮，上自寨主于良泰以下，人人又以侠盗自居，不想今日老汉所遇，果真，这般居傲粗暴而不知礼数。”听起来似是有气无力，但听在桔面大汉耳中，犹似响雷。

桔面大汉鲤鱼眼一翻，厉吼道：“佟大年，你老小子闲话少说，闲屁少放，快把东西交出来，爷们也许网开一面，放你一条老命。”

佟老爹脸色巨变，灰白长胡子似在抖动，在嘴角牵动几下，随即缓缓站起身来，道：“既知我是佟大年，佟大年又是当年飞龙寨总管，你小子是何等身份，竟恁般的在佟某面前趾高气扬而又飞扬跋扈，未免忒也大胆了吧！”

桔面大汉战指佟老爹，骂道：“啃你六舅娘的，眼下你是飞龙寨的叛逆，生死捏在老子手掌心，还他娘的有什么好跽的。”

就在这时，佟老爹抖然暴伸左脚上撩，火架子上的小铜锅‘咚’的一声向桔面大汉的面上叩去。

桔面大汉自然的偏头，同时左手拍出迅即抽回，不料一锅的糖稀，仍然溅了他半身子，热辣辣的烫得他哇哇大叫。

佟老爹脚挑铜锅，斜身已握住靠在桌边的那根已插了二十根糖葫芦的竹杵子，桔面大汉狂叫一声，手中大马刀一招“横扫千军”，疾向佟老爹拦腰砍去。

佟老爹向后一让，推桌横挡，人已飘落屋子一角，桔面大汉咬牙切齿，双手挽个刀花，直欺而上，灯影下只见他那把兰汪汪的大马刀发出震人的破空声，令人有刮面裂胃之感。

双手紧抓插着糖葫芦竹杵，佟老爹哼咳有致的一连躲过桔面大汉三十六刀，突然双臂一耸，双足力登，一鹤冲天跃起数丈高，花啦啦响声中，他已把屋顶冲了个大洞，人已落在屋面上，手中兀自握着那根竹杵，只是那竹杵上的糖葫芦，早已不见。

猛可里，两把大马刀分左右劈来，佟老爹双手托起竹竿左拨右挡，“喇喇”声中，已把两把大马刀拨在一边，便在此时又见两人自屋下跃登屋面，其中一人就是那桔面大汉，原来佟老爹的住处四周，早已布满了焦山飞龙寨的人马，当真是把佟老爹的小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佟老爹暴喝一声，道：“好不要脸，竟然以多取胜。”他身形一长，“嗖”的一声，右手上已多了一把细剑。

原来他那把细剑旋藏在竹竿中，剑长二尺半，迎着天上月色，喷洒出一生极光精芒。

佟老爹的剑抽出，立刻左挑右刺，前劈后扫，刹时屋面上碎芒点点，叮当之声不绝于耳，不旋踵间，突听佟老爹大喝一声：“着！”

早觉后上屋面中的一人“哎呀”一声，大腿上被一剑扫中，鲜血喷洒中，连裤管也几乎被扫破一大半，骨碌碌的自屋上滚了下去。

就在此时，突见一个老者自下面一跃而登上屋面，他缓缓的向佟老爹身前移动……

佟老爹突然又是一声大喝，道：“去！”

就见他剑挑身后大马刀，右足已狠狠的踢在一个大汉漆腿上，于是间哼一声，那大汉“咚”的一声跌下屋来！

不料伺机在一旁的老者，突然右手食指戳出，迳取大开门

户由佟老爹咽喉，这一招迅捷无比，是个必欲得手的杀招。

佟老爹急忙抽回右手细剑削他的手指，不料老者招式不变，左手一根尺长旱烟袋一挡，“当”的一声，发出一溜火花。

老者跟前一步，手指仍向前送，只是中途突然下降，点向佟老爹的小腹，二人越来越近，几乎动手在两尺距离中。

佟老爹错步横移一尺，急向一旁闪躲，嗤的一声左腹处衣衫被老者指风扯下一块来；佟老爹百忙中不及察看自己是否受伤，细剑一圈，一招“合抱玉柱”，齐肩扫向近身三人，老者却缩头塌肩中突然长身而起，人已与佟老爹面对面，只见他右掌一推，扎扎实实的击在佟老爹胸口上喀喇一声，佟老爹在断肋裂骨中跌下屋来。

细剑依然在手，佟老爹就在快落地时候，咬牙一个鲤鱼挺跃，这才双脚落地，他已不再多想的一心要冲出柳树村，但他胸部也不知断了几根肋骨，一时间聚不起真气，早见桔面大汉龇牙咧嘴的冲过来，奋起大马刀，“咻”的一声，正劈在佟老爹的背上，闷哼一声，佟老爹也爬在地上，等到屋上落下来老者喝叫“留他活口”，已然迟了一步。

老者已不在理会佟老爹是死是活，鄙夷的一声冷笑，立刻抓起佟老爹拖在檐下，对一旁的汉子们道：

“剥下他的衣服来，给我细细的搜查。”

立刻就见四人收起大马刀，剥下佟老爹的衣衫，只见他背上领下方有个小口袋，里面正装了一个锦缎包裹，一名黑衣勒装汉子忙着把包裹递在老者手中，老者忙就着月色打开来看，突见金光闪闪，一个一寸宽三寸长的金色雕花龙牌，出现在老者手中：

“嗯，飞龙令！是飞龙令。”

于是一阵口哨声再度响起来，围在柳树村的所有骑马大汉，刹时间全都到了村头上，就在老者一跃上马后，一众大汉在铁蹄的雷动中，直往远处驰来。

柳树村的人直到一众来人驰远，倘没有人敢开门走出屋外瞧一眼。

“小——癩——子！”

奄奄一息的佟老爹终于醒过来了，他已无力站起来，穿的衣衫已被剥光，似乎是被冻醒过来的，伸手无力的摸摸地上，全是粘糊糊的鲜血。

“小——癩——子——呀！”

黑暗中，佟老爹那间屋后堆着的麦秸堆里面，有个小叫花子正哆嗦着发抖呢？听到佟老爹在叫，只得伸手拨开麦秸爬出来。

小癩子先伸头四下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才寻着声音到佟老爹面前。

“老爹，你流了好多血呢！”

佟老爹哈着大气，一声长叹，道：

“小癩子，你——你——你一向最喜欢——吃山里红——吧！”

小癩子点头，道：

“小癩子常跟老爹往开封城，老爹对我好，卖不完的总会给小癩子一串吃的。”

痛苦的面上挤出个苦笑，道：

“那就好，老爹现在快——要死了，屋子里面那些东西全送给你了，不过——”

小癩子忙又问道：

“老爹是说我可以到你屋里去吃那些山里红了？”

佟老爹轻摇着头，道：

“小癞子，往后——你——你替我去——去卖山里红，记住——一定要用——用我常拿的那根竹竿呀！因为那上面缠好了的麦秸很方便——的。”

小癞子点点头，道：

“那我可以住在老爹家了吧！”

佟老爹又点点头，道：

“连房子我——我——也给你了，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而且也千万不——不能对任何人——说。”

小癞子点点头，道：

“是啥子事情呀？”

佟老爹已是气若游丝的道：

“有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姑娘，如果有一天——她们找来——这柳树村，你只要把——把这根插山里红——的竹竿交给她们——就——”佟老爹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似是一肩责任卸下来了，虽然死的血肉模糊，但是他在面孔上还是绽出了笑意。

小癞子才十三岁，头顶上长的疮生出一层层白痂来，平常鼻孔还挂着两串黄鼻涕，两只四季不分的那件上衣两袖口处，用指一弹蹦蹦的响，全是他以袖擦鼻涕的关系。

黄河泛滥那年，小癞子爬在树头上躲过水灾，但他的父母被大水冲走，于是他成了孤儿，长年就靠在人家门边往里面伸手要吃的，不过多一半还是吃佟老爹的剩饭，只是他太脏，佟老爹就没有让他睡到自己屋子里。

平常他看佟老爹熬糖稀做山里红，如今佟老爹把所有的

全送给了自己，而使得小癞子也有个家，有了营生方法，每天他就扛着佟老爹那根一头捆着麦秸的竹竿，往开封城中叫卖糖山里红。

顺当的日子才过了四五天，就在这天傍晚，小癞子才走到柳树村外，突然前面五骑挡道，有个灰发老者缓缓到了小癞子身边，突然弯腰一提，把小癞子提起来，冷冷一声喝道：

“姓佟的一切家当全送给你小子？”衣领几乎蒙住半个头，个子又瘦的小癞子吭声道：

“你们要干什么？我不认得你们呀！”

· 擎手一个嘴巴，“叭的一声”，连小癞子右手拿的那根上面还剩余几根的山里红竹竿也打落在路边，灰发老者道：

“且到你那小屋中再说。”

五骑马可真够快的，转眼之间已到了柳树村头佟老爹那间小屋外，这时候柳树村的人又是家家闭户，就没有一个人敢伸个头向外看一眼。

灰发老者翻身下马，对另四个大汉吩咐，道：

“外面守着。”一把抓住小癞子推入屋中，小癞子只见五个大汉可把这小屋子折腾个够，连床铺上两张棉被也被他们撕开来，抬头梁上看，有几处也被敲开，就差没把屋拆散，有半罐糖稀也被泼在地上，有个包谷缸也四散的满地都是。

小癞子心中琢磨，他们这是在搜东西呀，好歹咬牙撑着些，他们要逼问，我就推他个一六二五的干净。

灰发老者一进门，立刻问道：

“找到没有？”

早有一人应到：

“霍爷，什么也没找到。”

姓霍的老者低头怒瞪着小癞子，刹时变了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孔，顺手拉过一张破板凳坐下来，及其友善的拉着小癞子的手，边拍着笑道：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小癞子。”

“几岁了？”

“十三。”

“就你一个人？你爹妈呢？”

“小时候发大水冲走了。”

姓霍的“啧啧”两声，又道：

“天底下孤儿最是不幸，可怜哟！”

他一顿又道：

“好不好我带你到南方去，跟着我有吃有喝，就不用再象个小叫化子为生活苦了。”

小癞子心中忽然想起那晚这些人合杀佟老爹的光景，知道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哪会真的对自己好，这老者的话一定在哄骗自己。

心念及此，小癞子道：

“大爷为什么对我小癞子好的？”

抚髯哈哈一笑，姓霍的老者道：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这儿住的是那个姓佟的，他偷盗了我们东西，那东西十分紧要，上回来找回去的，原是个真的，但中间少了东西，如今他人已死，东西绝不会失，他如果交给你的话，你只要交出来，我保险你这一辈子会享福的，小癞子，这可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哟！”

小癞子眨着一双大眼道：

“老大爷，那晚我看到佟老爹死了，我才把佟老爹的这间小屋接过来住，他什么也没有交给我呀，不信你们可问村子里的人去。”

突然“咻”的一声，姓霍的一个大嘴巴子，打的小癞子口角流血，他须发戟张的道：

小鳖娃儿，你一直在说瞎话。”

小癞子跌坐在地上，一手捂着半张脸，哭道：

“你打我”

“呛”的一声，姓霍的拔出手中钢刀，刃芒泛兰，尽在小癞子面前闪晃不已。

大骇之下，小癞子全身都吓得软了，他噤声道：

“老大爷，你不要杀我呀，刚才你还说我小癞子可怜呢，这时候你老又不可怜我了。”钢刀尽在小癞子那沾满鼻涕眼泪的面上刮，刮得唰唰响而令小癞子直往后面挺腰不已。

兰丝带束着的长而灰白头髮，有一半掩着姓霍的面，扁而大的嘴角上撩，偏头斜目望着惊吓不已的小癞子，道：

“原本我是可怜你的，现在，因为你的不诚实而令我生气动怒，我老人家在想，是先剜你小子的眼呢？还是先割掉你的鼻子。”

钢刀在小癞子面上移动，移动在小癞子的眼鼻之间。

有些痛疼的感受？只差未曾流出血来。

然而小癞子一咬牙，吭声道：

“你们要什么东西我怎么会知道？我知道你们要什么？就算爷你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处？我只不过是个小要饭的，如果佟老爹在世，他绝不会叫我进他的屋子来的呀！”

那绝对不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一付悍不畏死模样，更非

是不怕死，这光景不由得令姓霍的犹豫起来。

突然，姓霍的抛下小癞子长身而起，吼道：

“你们给我留意的搜，折梁倒柱，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那活儿来。”

又见那桔面大汉沉声道：

“娘的，佟大年这老小子真可恶，从江南逃到中原来卖糖葫芦，偏还把焦山飞龙寨的镇山宝物弄走，害得我等连江面上的生意也做不成的大江南北找他老小子，原以为上次已经找回飞龙令，那里知道他在那飞龙令上动了手脚，这次要是找不回失物，怎好回去向寨主交待？”

他边叫着，双手可并未闲下来，小屋里的东西被他砸坏一大半。

小癞子见姓霍的老者也加入搜寻行列，开始忽高忽低的在屋子里连扒丢，只得抱着头跌坐在屋子一隅，翻着一双满是眼屎的大眼睛，隔着衣服偷看。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那间屋子几乎已是看到天，姓霍突然冷冷道：

“成刚，你以为我找不到东西以后该怎么办？”

那桔面大汉喘息道：

“霍老的意思呢？”

霍大光一甩长发，目注墙边的小癞子，道：

“放火烧，连这小家伙一起烧，就算那东西被佟大年藏在这屋子里，甚或这小家伙已得到了，但对我们焦山飞龙寨已不起威胁作用，我们也好回去向寨主交待了。”

桔面大汉成刚点头道：

“霍老好主意，至少也可以在寨主面前有话可说了。”

成刚便说好，立刻对另外三个大汉道：

“把这小家伙捆在柱子上。”

一个大汉就地拿来一根草绳，另一个大汉一把拎起小癞子，二人边捆小癞子，边沉声道：

“你小子现在说实话吐真言还来得及，可别等到房子着了火，那就晚了。”

小癞子张口结舌的吓得全身直抖索，道：

“求……求你们，我……真的不知你们要什么呀！”

突然那成刚枯面一寒，道：

“我看就别再同他罗嗦，捆好了就出去。”

这时另一大汉走向小癞子冷然一笑，道：

“癞子呀，这回你见了阎王爷以后，何妨造造他的反，再投生的时候，叫他把你送到个好人家去，别他娘的生下来是个没爹没娘的孽落户，何如不投生的好。”

三个大汉一跃出屋，成刚也跟着走出去。

姓霍的灰发一抖，疾言厉色的道：

“癞痢头，霍大爷再问你一次，那佟老头给了你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一张小纸条或是一支小铁片之类的？”

小癞子听说纸条铁片之类，心中在想，佟老爹交给自己的只不过那根卖糖葫芦的竹棍而已，那有什么纸条铁片之物。

一念未转过来，当即摇摇头道：

“爷，根本没有啊！”

姓霍的抖手一个大嘴巴，打得小癞子眼泪鼻涕全冒出来，狠声道：

“你死吧！”

姓霍的大步出门，小癞子委屈的打了个嚏，本想说出那根